

百年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李怡 / 主编



一九八七

徐则臣

这个混乱的世界被一种更加激越的金属之声照亮了，如同闪电划破天空。再然后歌声突然升起来，整个世界通明如白昼。

百年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一九八七



徐则臣 著



云南出版集团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九八七 / 徐则臣著; 李怡主编.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6.5

(百年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ISBN 978-7-5414-7697-6

I.①一… II.①徐… ②李…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8767号

一九八七



百年经典
——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作者 徐则臣
主编 李 怡
导 读 康 斌
项目策划 李云华 程舟行 张国龙 李晴川
责任编辑 程舟行 廖 慧
责任校对 杨亚玲
项目编辑 李 想
美术编辑 沈秋阳
装帧设计 木 木
内文设计 晓 娥
封面绘画 羊芳涛

出品人 胡 平 安洪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45mm×210mm 32 开
印 张 6
书 号 ISBN 978-7-5414-7697-6
定 价 16.00 元

退换声明: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销售部门(010-88356856)联系退换。

流了汗，我觉得仿佛得到了自由，
整个人不再被禁锢在衣服里，
而是和整个世界息息相通……

总 序

生命的生长与文学的阅读

李 怡

在为中学选编的“郭沫若诗歌读本”的“序言”中，我曾经表达了这样的感受：

“郭沫若的青春写作属于 20 世纪之初，在那样一个除旧布新的历史转换时期，留学东洋、目睹世界景象的郭沫若以青春的激情和自信勾勒着他理想的新天地、理想的新生命，没有这番激情就没有现代中国文明的动力；同样地，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继续走到了一个新旧更替的关节点上，历史继续召唤着中国的青春代。但是，青春代是否都如郭沫若当年那么主动、自信和胸怀宽大呢？阅读今天的‘青春文学’，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敏锐，很多的聪慧，很多的感伤，而恰恰在这些方面，其实当年的郭沫若都有过仔细而深刻的表达，在他的诗歌、小说与自传当中，只是常常为一味‘逐潮’的人们所不知罢了；但是，平心而论，与当年的青春郭沫若相比较，今天的抒情却少了一份天狗的雄健、凤凰的昂扬与‘太平洋抒怀’的阔大与气势，新世纪的青春有理由从逼仄中冲决而出，从自恋中升腾开去，那么，回头细读郭沫若，或许就有新的收获、新的启发。”

这里道出的其实是我对当今青少年阅读状况的基本认识。追逐青春、享受青春永远也不需要理由，但是，什么样的文字最有资格成为我们青春的伴侣却实在大有讲究。郭沫若式的青春文学并不只有灵敏和感伤，更有雄健、昂扬与阔大，这就是文学经典的意义。

生命的成长需要它的伴侣，它的朋友，它的导师，而文学经典就是我们最好的同行者。

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记录的是那些曾经的“青春代”，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和今天的我们一起梦想，一起失落，一起挫折，又一起忧伤和一起求索，他们的体温温暖了我们，他们的思考启迪着我们，他们的奋斗鼓舞着我们，于是我们也有了勇气、智慧和方向。

这样表述，并不是轻蔑和排斥当下流行的文字品种——青春写作、网络文学乃至各种博客、微博等等，而是提醒一个重要的事实：只有经过岁月沉淀的生命的记录才能够与我们的灵魂形成深度对话，才能够在一个更隽永的方向上释疑解惑，满足我们成长的需要。

那么，究竟怎样阅读这些文学的经典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便是让经典回归我们自由的感受，让文学直接与我们的生命对话。作为这一原则的反面，指的就是教科书式的阅读和机械的理论搬用。

长期以来，在僵化的教科书学习中，我们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理解”文学作品的方式：在中小学阶段，那就是千篇一律的

“中心思想 + 段落大意 + 艺术特色”；到了大学阶段，也是各种理论概念的简单搬用，好像将这些教科书模式运用娴熟了，就“读懂”了文学作品。其实，这样一来，我们很可能恰恰远离了鲜活的文学本身，久而久之，甚至已经习以为常，再也没有办法打开我们的感受，真正进入文学的世界了。

今天，我们常常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称作是“鉴赏”式的，以示其缺乏理性思辨的严密与知识概念的完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然而问题在于，让我们产生如此强烈的理性思辨与知识概念崇拜的却是近现代以后的事情，是引入中国的种种外来理论的形态给了我们直接的启发，而就在这样的—个启发过程当中，被我们轻易抛弃掉的正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弥足珍贵的基础：文学的鉴赏与解读。

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超越鉴赏”、抛弃文本解读之后，试图直接进入理性王国的大厦，然而这个由别人的概念、别人的术语所建构起来的大厦却似乎并不那么听任我们摆布。特别是当外来的学术与思想一旦在政治形势的巨变中，缩小为某一类型的思想（如苏俄）之时，其消极性的一面便更加突出了。例如，在过去，我们总是在鲁迅小说中挖掘现代革命史的形象说明，将鲁迅的文学当作革命家论述的佐证，这样一来，鲁迅就慢慢脱离开了文学的鲜活，成为僵死的历史说教。

鲁迅小说必然蕴含重要的社会人生主题，这一点似乎无可怀疑。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对于所谓“社会人生主题”的理解不

可过于狭隘，也就是说，“主题”往往存在于作家情感深处对人生的基本关怀，而不一定是当时流行的某些历史观念。鲁迅小说就是这样。过去的鲁迅研究，一味在现代革命史的长河中寻找鲁迅的“革命”意义。最后，鲁迅的意义只存在于教科书里的历史主题，似乎这些主题不存在于鲁迅小说就不能证明鲁迅的价值。政治家关于中国历史性质及近现代历史的论述直接被挪作鲁迅小说的主题，这些理解都大大地曲解了鲁迅，也缩小了作为“文学”的鲁迅小说的丰富性。例如，在传统的鲁迅研究中，人们常常提及他小说的“社会批判”主题，其实这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因为，仔细阅读鲁迅小说，我们就不难发现，作为鲁迅这一“社会”关注的创作，其中并没有中国现代化所必要的政治主题、经济主题与军事主题，尽管过去也有人不断将它附会于一些政治主题（如《风波》与张勋复辟，《药》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等等）与一些经济主题（如《伤逝》与自由婚姻的经济基础问题等等），但事实证明都与鲁迅小说的文本逻辑相去甚远。从总体上看，鲁迅并没有致力于空泛的“社会批判”，如何提高和改善中国人的生存质量才是他“社会”关怀的核心。如果说他进行了怎样的“社会批判”的话，那么这样的“批判”也就集中于我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如何以种种的形式剥夺和扼杀人的生存权利，削弱人的生存质量的。

也就是说，鲁迅社会批判的中心其实就是对摧残人权现象的批判，鲁迅所悲哀的是中国人的“非人间”生活。

这样的文学阅读也就才与我们自己的生命关怀、人生成长联系了起来，文学经典也就成了我们亲切可感的对象。

本套丛书从生命成长的角度出发，精选近百年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时间跨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看来，无论哪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家，都无一例外地书写了生命成长的主题，而凝结于其中的种种喜怒哀乐与人生智慧，都能够对今天的青少年产生深刻的启迪。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在编入每一种作品的同时，都附注了简洁的导读性文字。这些文字不是用来牵制大家的理解，相反，它们都力求在某一方向上打开我们的思维。青少年读者不妨将之与一般教科书上的讲述两相对照，细细品味其中的思想启示。

导读 花街少年的残酷青春与坚韧成长 / 1

梅雨 / 9

大风歌 / 39

一九八七 / 64

伞兵与卖油郎 / 94

镜子与刀 / 127

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 / 158

导 读

花街少年的残酷青春与坚韧成长

(一)

徐则臣是近年来备受文坛瞩目的一位青年作家。1978年，他出生于江苏一个名为“东海”实则靠近黄海的县城。2005年，和许多异乡求学然后定居当地的少年一样，在北京大学拿到文学硕士学位后，他成为一名居住在北京的外地人。他现在的职业是《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编辑，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写作和发表的速度。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如《午夜之门》《夜火车》《水边书》小说集如《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人间烟火》《居延》《古斯特城堡》，散文随笔集如《把大师挂在嘴上》《到世界去》等。他的写作也逐渐获得了文坛的认可，先后获得春天



文学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大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庄重文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大奖，部分作品还被译成德、韩、英、荷、日、蒙等多国文字。

随着阅历和写作经验的增加，徐则臣的写作领域呈现不断扩大之势，或可粗略分为“京漂”“花街”两大系列。其中“花街”系列是徐则臣最先创作并一直持续的领域，而“少年的成长”则是“花街”系列的永恒主题。在这本书中，我们选择了短篇小说集《一九八七》，作为展示徐则臣的小说艺术特点和他对少年成长主题的独特理解的一道窗口。

小说集《一九八七》中有6个短篇小说：《镜子与刀》《大风歌》《梅雨》《伞兵与卖油郎》《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一九八七》。正如它的名字，这部小说集既不是对当下少年生活的关照，也不是对久远历史的怀念，而是对一个刚刚逝去但却记忆清晰的时代的想象和选择性描绘。如果承认文学作品总是或松或紧地与作家的人生历程保持着某种呼应关系的话，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小说集看作是70年代末出生的徐则臣少年记忆的一种复杂性再现。那么，这些全都发生在“花街”和“码头”的故事，究竟所谈何人何事？又呈现了怎样的人生境遇和人生理解呢？

(二)

《镜子与刀》中，出完疹子后的穆鱼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神婆”仙奶奶给出的药方是：三个月不下楼。楼上孤独的穆鱼却和码头边的九果结下了深刻的友谊：穆鱼有镜子，九果有刀，他们共同用光的反射进行交流。九果的父亲是个打鱼人，也打老婆和孩子，却对花街妓女丹凤情有独钟。在穆鱼的镜子反光帮助下，九果找到了丹凤的所在地，并刺伤了在此地休息的父亲。当九果摇船逃离的时候，穆鱼在下楼奔跑告别的途中喊出了九果的名字——失声后的第一声。

《大风歌》中，“我”的父亲原来是一名机动车修理员，对开锁很在行。后来被拖拉机站站长的的小舅子利用，开了站长的门和抽屉。抽屉里的钱，被站长的小舅子席卷一空，父亲却在两天后被抓到公安局，屈打成招，判监坐牢。多年之后，父亲出狱回家。一天，“我”被同学污蔑偷吃了他人家用来做种子的黄瓜，还被偏听偏信的李老师告状至家。愤怒的父亲对“我”举起了疯狂的拳头……

《梅雨》中，“我”十四岁那年，花街的梅雨天极长。恰在此时，“我”碰到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外乡女子高棉。这是一个在花街从事“灯笼下”职业的女性。但是对于少年的“我”来说，她是美好、芳香的象征。羞涩的少年，总是一次次出



现在高棉的家门口，等待相遇和相遇后的不知所措。高棉最后自杀了——偷吃了“我”的医生父亲的五小瓶药。此后，“我”常去高棉的坟墓，直到有一天“我”终于知道了高棉生前的职业。

《伞兵与卖油郎》中，少年范小兵的梦想是当一名伞兵，却无法得到作为退伍战斗英雄的父亲的支持。因为父亲不仅在战争中伤及难言之处，还因此失去了妻子。在自制降落伞并无数次高处降落的尝试后，他摔断了左腿。多年之后，他成了一个孩子的父亲，整天推着独轮车售卖酱油。孩子的名字，叫大兵。

《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中，“我”和小艾是好朋友，也都是单亲家庭中的农村小孩。小艾的母亲在城里结成新家庭数年后，将小艾从外婆家带到城市读书。然而等待她的是陌生的“父亲”——“高大的身材，满脸胡子，看起来更像是个杀猪的”；而将她带回身边的母亲也渐失耐心。一天，她沿着乌龙河岸走了一个下午，终于找到了同样无所事事的“我”。当“我”带着小艾回家吃晚饭时，母亲指着老光棍——年午对“我”说：“以后他就是你爸爸了。”

《一九八七》中，“我”的叔叔在大队部做广播员，负责广播通知外，也会在大家都清闲的时候播放音乐。和80年

代的许多时髦青年一样，叔叔喜欢跳霹雳舞。在向一对路过的摩托男女学习了“滑步”“擦玻璃”“登山步”和“拽钢丝”等技巧后，叔叔决定流浪城市、学习跳舞，“想靠自己生活然后自由自在地走遍大江南北”。但是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他又回到了家乡。在“我”进城医治牙病那天，叔叔在帮我们家盖房子的时候，被从脚手架上掉下来的一堆砖头砸断了左腿。

(三)

在上述描述中，我们领略了花街的风雨冷暖。无论将之视作虚构的描绘，还是经验的再现，“花街”都已经构成了我们了解徐则臣的一把钥匙。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故乡，如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苏童的“香椿树街”等等。在这些有现实依据而更多依靠想象存在的地理区位中，作家可以纳入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无限思考。徐则臣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从创作伊始就着手建造一个叫作“花街”的文学空间——依托自己工作过的地方凭空建造出来的沿河街道。在好些小说中，徐则臣都重复介绍着“花街”的形成：“这地方原来叫‘水



边巷’。很多年前的名字了。因为靠近石码头，往来的船商要在这里歇脚。都是长年漂在水上的男人，见了女人就走不动，既然如此，那很好，想钱的女人就打开门，等你带着钱袋进来。生意好，大家就想来，外地的男人来，女人也来。女人在街上租下一个小院，等着男人来。水边巷就慢慢变成了‘花街’。后来就只知道花街不知道水边巷了。花街就成了水边巷的名字。”（《梅雨》）

难道徐则臣想展现一个男欢女爱的欲望世界，或者设计一场温柔甜美的怀旧？非也。徐则臣笔下的“花街”既非少年人憧憬的情爱场，也非中年人向往的乌托邦，而是人性的照妖镜和炼钢炉。

花街有潮湿的天气、坚硬的石板路、阴暗的木房子，也有着恶毒的语言和冷漠的心灵。在诸多小说中，花街被描述为资源和人力的集散地，但却是一个混乱危险没有秩序缺少正义的时空场域。首先，这是一个等级分化严重的社会。当地平民和外来租客（皮肉生意的双方）截然有别，前者的生存改善虽依赖后者到来，但是在道德观念上却占有绝对优势。《梅雨》中的高棉，《镜子与刀》中的丹凤，即是明显的例子。其二，这是一个阶层流动停滞的社会。不仅像高棉、丹凤这样的弱女子只能依靠出卖身体维持生存，就连普通人也看不

到希望和未来，如《一九八七》中断腿的叔叔不再能跳舞，《伞兵与卖油郎》中的范小兵也永远当不了伞兵。其三，这是一个缺乏制度性安全保障的社会。无论是街头斗殴还是校园暴力，受害者永远寻求不到监护人、法律和执法机关的保护。《镜子与刀》中九果的母亲一直在忍受丈夫的毒打；《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中小艾和“我”不能逃脱新家庭的伤害；《大风歌》中的父亲和儿子，两人都被诬陷为贼，前者被判入狱，后者遭受污蔑。

从整体上来说，花街是一个封闭的不美好的所在，但绝非人间地狱。一个伟大的作家，永远能够在最黑暗的地方也能发现光亮——这不是本然，也不是必然，而是作家心灵中的应然。对徐则臣来说，即使在最残忍的地方，仍然应该有一丝温情的存在。因此，《梅雨》中的高棉死后，唯有“我”还常常在其杂草丛生的墓前凭吊。《伞兵与卖油郎》中“我”偷拿了范小兵托“我”保管的20块钱中的13块，他竟然没有跟人提及。《镜子与灯》中穆鱼和九果几近无声的友谊也异常动人。而领受过人性温情的抚慰，少年最终总能获得成长的力量。穆鱼为了少年的友谊，突破了仙婆婆“三月不下楼，否则哑终生”的禁忌，在善念中开始了言语。范小兵让从军的梦想之花盛开在儿子的人生路上。尽管徐则臣并没有一一

